

济公全传

〔清〕郭小亭◎著

〔第四卷〕



济公全传

〔清〕郭小亭◎著

〔第四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济公全传/ (清) 郭小亭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8. 2
(2009. 12 重印)

ISBN 978-7-80626-251-1

I. 济… II. 郭…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500 号

Ji Gong Quan Zhuan

济 公 全 传 (四)

原 著: (清) 郭小亭

责任编辑: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 948 千字

印 张: 5

书 号: ISBN 978-7-80626-251-1

定 价: 175.00 元 (全七册)

目 录

第一百一回	施佛法智捉蓬头鬼 仗妖术炼剑害妇人	461
第一百二回	杨雷陈仗义杀妖道 十里庄雷击华清风	465
第一百三回	雷鸣夜探孙家堡 陈亮细问妇人供	470
第一百四回	孙二虎喊冤告雷陈 常山县义士闹公堂	474
第一百五回	论是非砸毁空心秤 讲因果善度赵德芳	478
第一百六回	找医生鸣冤常山县 断奇案烈妇遇救星	482
第一百七回	雷鸣陈亮双失盗 踏雪无痕访贼人	486
第一百八回	三豪杰偷探吴家堡 恶太岁贪色设奸谋	490
第一百九回	五里碑医治小昆仑 曲州府巧遇金翅雕	494

第一百十回	鹞子眼杀人头送礼 张太守派班头拿人	498
第一百十一回	知府定计拜贼人 济公巧捉华云龙	502
第一百十二回	众百姓公告田国本 二绿林行刺济禅师	506
第一百十三回	济公法斗神童子 罗汉制服沈妙亮	510
第一百十四回	郑玄修酒馆逢和尚 沈妙亮听歌识圣僧	514
第一百十五回	金毛海马闹差船 济公善救冯元庆	518
第一百十六回	赵太守明断奇巧案 济禅师开棺验双尸	523
第一百十七回	奉堂谕监斩华云龙 听凶信二鬼闹法场	527
第一百十八回	提首级寻找杨明 见魔怪二人遇害	531
第一百十九回	报弟仇灵隐访济公 搬运法移钱济孝妇	536
第一百二十回	双义楼匪棍讹人 借还魂戏耍老道	541

目 录

第一百二十一回	善心人终得善报 奸险辈欺人被欺	547
第一百二十二回	周员外派人请圣僧 胡秀章诉说家乡事	552
第一百二十三回	请济公捉妖白水湖 小月屯罗汉施妙法	556
第一百二十四回	奉父谕主仆离故土 表兄弟对面不相识	560
第一百二十五回	捡人头主仆遭官司 救表兄梦中见县主	564
第一百二十六回	奉堂谕捉拿段山峰 邀朋友定计庆丰楼	569
第一百二十七回	施妙法游戏助义士 谈心事冷语惊贼人	573
第一百二十八回	众官人奋勇捉贼 李文龙无故受计	578
第一百二十九回	见字柬立志休妻 济禅师善救烈妇	582
第一百三十回	知县公堂问口供 济公巧断垂金扇	586
第一百三十一回	吐实情马氏拉卞虎 定妙计佛法捉贼人	591
第一百三十二回	送圣僧捉妖白水湖 假济公投刺绍兴府	596

第一百三十三回	真假僧会面马神庙 邀道友携宝报前仇	601
第一百三十四回	白水湖丢去烈火剑 密松林初试迷路旗	605
第一百三十五回	济公请雷诛妖怪 飞龙诚心拜圣僧	610

第一百一回

施佛法智捉蓬头鬼 仗妖术炼剑害妇人

话说华清风、孟清元见尚清云走后，两个人把衣裳穿好，立刻驾起趁脚风，够奔梅花山而来。来到洞外一看，有两个童子在那里把守洞门。华清风说：“童子，祖师爷可在洞内？”童子说：“现在洞内。”华清风二人立刻往里走。一瞧里面有一云床，梅花真人灵猿化在上面打坐。头戴鹅黄道冠，赤红脸，一部白髯。华清风、孟清元跪倒行礼。说：“祖师爷在上，弟子华清风、孟清元给祖师爷叩头。”梅花真人一翻二目，口念：“无量佛，你两个人来此何干？”华清风说：“我二人来求祖师大发慈悲，替三清教报仇。世上出了一个济颠和尚，兴三宝，灭三清。他跟我二人为仇，无故把我徒弟张妙兴烧死。又把我徒弟姜天瑞逼死。把我二人用火烧的这个样子。他说咱们三清教里没人，都是披毛带角，脊背朝天，横骨叉心，不是四造所生，要灭三清教。实在可恶已极。求祖师爷大发慈悲，一来替我二人报仇，二则把济颠除了，也给三清教转转脸。”灵猿化一听说：“你两个孽障，必是前来搬弄是非。无故济颠焉能跟你等做对？必是你二人招惹了济颠。”华清风说：“祖师爷，你老人家倒不信，实是济颠和尚无故欺辱三清教的人。”灵猿化说：“既然如此，你两个人下山，见了济颠，你们跟他说，不用跟我们做对。叫他来见我，我将他结果了性命，我不能下山去找他去。”华清风说：“就是。师弟你我去找济颠去。”说着话，二人出来。刚一出洞门，只见济公彳亍彳亍，脚步仓皇，直奔梅花洞而来。和尚说：“我来找你们的老道来了，

叫他出来我瞧瞧。”华清风一见，赶紧就喊：“祖师爷快出来，济颠来了！”灵猿化立刻由洞里出来。抬头一看，见和尚头上并无金光白气。褴褛不堪，原来是一乞丐。老道说：“济颠僧，我且问你，你为何烧死张妙兴，逼死姜天瑞。跟华清风二人为仇？”和尚说：“你也不必说，皆因他等行凶作恶，早就该剮之有余。你怎么样的老道，要跟我老人家怎么样？”灵猿化说：“看你有多大能为。”立时老道一撒肚子，一张嘴，喷出一道黄光。和尚哎呀一声，翻身栽倒，当时气绝身亡。灵猿化一瞧，叹了一口气说：“华清风，你二人无故搬弄是非，他乃是凡夫俗子，叫我作这个孽。这一来不要紧，万松山紫霞真人李涵陵，九松山灵空长老长眉罗汉来查山，必不答应我。”老道颇为后悔。原来这个老道不是人，乃是猿猴。在山中修炼多年，化去横骨，口吐人言。李涵陵同灵空长老，是十年一查山，他必要预备鲜桃美酒，给李涵陵、灵空长老喝。他是一片恭敬之心。后来他要认李涵陵为师，李涵陵说：“不行，我们老道修行都是人，焉能收你猿猴？”他苦苦哀求。李涵陵无法，说：“我赐你一姓，姓灵吧。”灵空长老说：“我赐你一个名字，叫猿化。”故此他才叫灵猿化。平时他永不下山。在山中采草配成丹药，出去普救四方。倒是正务参修，打算要成其正果。也跟李涵陵炼了些能为。今天把济公喷倒，自己倒也懊悔起来，怕将来李涵陵不答应。华清风见和尚躺下，他乐了，说：“祖师爷把宝剑给我，我杀他。”孟清元说：“我杀他。”灵猿化说：“不能叫你等杀他，我这就作了孽了。我将他制倒，非我给他丹药吃，不能起来。一天不给他药吃躺一天。两天不给他药吃躺两天。永不给他药吃，他就得在这里躺死。”这句话还未说完，和尚一翻身爬起来了。灵猿化大吃一惊，说：“和尚，我没给你药吃，你怎么起来了？”和尚说：“我再躺下，等你给我药吃。我倒有心给你做个脸，等你给我药吃再起来。无奈地下太凉。你也不认得我和尚是谁，我给你瞧瞧。”说着话，和尚

用手一摸天灵盖，口念：“唵敕令赫。”灵猿化再一瞧，和尚身高丈六，头如巴斗，面如蟹壳，身穿直缀，赤着两条腿，光着两只脚，穿的草鞋，是一位活知觉罗汉。吓得猿化跑进洞去，将洞门一闭，不敢出来。和尚也不去赶他。那华清风、孟清元吓的掉头就跑。和尚也不追他。一直往东够奔恶虎山。和尚来到玉皇庙内。

蓬头鬼恽芳正在盼想无形太岁马金川、九朵梅花孙伯虎杀官盗印，还不回来。众人到马家湖去，杀马俊的满门家眷，也不见回来。天光不早了，自己正在着急之际，和尚由外进来说：“合字。”恽芳一瞧，是个穷和尚，不认识。恽芳说：“什么叫合字？”和尚说：“我也是线上的人。”恽芳说：“我不懂。”和尚说：“你这可不对。你不认得我了？你兄弟白莲秀士恽飞，撒绿林帖，传绿林箭，请我们来的。那一天劫牢反狱，有我由常山县把你救出来，我还背了你二里多路，你怎么忘了？”恽芳一听说：“我可实在眼钝。那天黑夜景况，人也太多，我实没瞧出来。你叫什么呀。”和尚说：“我叫要命鬼呀。”恽芳说：“你是要命鬼，你是哪路的？”和尚说：“我是东路的。”恽芳说：“我怎么没听见说过，你们头儿是谁？”和尚说：“我头儿们是阎王爷。”恽芳说：“我也不认得。”和尚说：“你不认得，我领你去见见。昨日晚上，无形太岁马金川，把印也盗了。九朵梅花孙伯虎，把知县也杀了。我们大众到马家湖把马俊全家老幼都杀了。大众都得了金银细软，大众商量着要回西川。你兄弟白莲秀士恽飞想来说，庙里还有我们大爷等着我们，谁去背他来？大家都不愿意来。你兄弟就叫我，要命鬼，你去到恶虎山玉皇庙内，把我哥哥背来，咱们一同回西川。故此我这才来。他们大众都在半路等着呢，你快跟我走吧。”恽芳信以为真，就说：“要命鬼，你背的动我么？”和尚说：“背的动。你别瞧我身材矮小，我有气力。”立刻和尚背起恽芳，下了恶虎山，一直够奔常山县。恽芳说：“要命鬼，你往哪

里走？那是常山县。要碰见官兵，你我二人就没命了。”和尚说：“不是，你错认了。”说着话，来到常山县衙门口。恽芳说：“要命鬼，你怎么背我上常山县衙门哪？”和尚说：“不背你上衙门上哪去，你舍了命吧。”恽芳一听说：“好，你是我的要命鬼呀！”和尚说：“对了。”说着话，来到公堂。老爷正审问桃花浪子韩秀，燕尾子张七，皂托头彭振，万花僧徐恒。老爷见济公来了，赶紧说：“圣僧请坐。”和尚把恽芳放下落座。周瑞说：“圣僧方才同那老道上哪里去了？”和尚就把方才之事述说一遍。老爷这才说：“恽芳你也有今日。你们劫牢反狱，共多少人？”恽芳说：“老爷要问，我也不知道。劫牢反狱，也不是我要他们劫的。”老爷又问韩秀众人，到马家湖去明火执仗共多少人？韩秀众人俱皆招认。老爷吩咐将他等全行钉镣收牢。一面给济公道谢行礼。这时，只见由外面进来一个老道，两眼发直，直奔公堂。周瑞一瞧说：“回老爷，这个老道，方才劫差杀杨志就是他。”老爷吩咐：“把他锁上带过来。”老爷一拍惊堂木说：“你这道人叫什么？”孟清元此时明白过来，既然到了公堂。方才由梅花山逃走，心中一迷，也不知怎么来到衙门。老道一齐俱皆招认。老爷也吩咐一并入狱。柴头过来说：“圣僧，临安太守行礼求你，秦相作揖打恭求你，你老人家带我们出来拿华云龙。今天也拿，明天也拿。龙游县那个样的为难案，你伸手就办。这常山县这么大事也办了，倒是华云龙还拿不着。”和尚说：“你二人不必着急，跟我走，去拿去。要拿不着，你二人就拿我，好不好？”柴头说：“拿你做什么？”和尚立刻告辞。知县说：“圣僧，住几天再走。”和尚说：“不用。省得他二人着急。我带他们拿华云龙去。”这才带领二位班头，出了常山县。往前正走。刚走到山里，只见眼前树林子中，杨明、雷鸣、陈亮在地上躺着。华清风正要拿宝剑杀这三个人，和尚赶到。不知何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回

杨雷陈仗义杀妖道 十里庄雷击华清风

话说济公带领二位班头，正走到山内。只见华清风手举宝剑，要杀杨明、雷鸣、陈亮。书中交代，华清风由梅花山逃走，自己一想，非要把济公杀了不可。他打算要炼子母阴魂剑，能斩罗汉的金光。要炼子母阴魂剑，须得把怀男胎的妇人开膛取子母血，抹在宝剑上，用符咒一催，就可以炼成了。华清风自己想罢，一施展妖术，弄了点银子。买了个药箱，买了些丸散膏丹，打算到各乡村庄里以治病为名，好找怀男胎的妇人。华清风拿着药箱，走在一座村庄。只见有两个老太太在那里说话。这位说：“刘大娘，吃了饭了。”这位说：“吃了。陈大姑，你吃了。”这位说：“吃了。”两位老太太，一位姓刘，一位姓陈。这位刘太太说：“大姑你瞧，方才过去的，那不是王二的媳妇么？”陈老太太说：“是呀。”刘老太太说：“不是王二他们两口子不和美呀，怎么他媳妇又给他送饭去？”陈老太太说：“刘大娘你不知道，现在王二的媳妇有了身孕了，快生养了。王二也喜欢了。他自己种两顷稻田，他媳妇给送饭去。现在和美了。”华清风一听，那妇人怀着孕，赶紧往前走。追到村头一瞧，那妇人果然怀的是男胎。书中交代，怎么瞧的出来是男是女呢？俗语，世上无难事，只怕用心人。要是怀胎的妇人印堂发亮，走路先迈左脚，必是男胎。要是印堂发暗，走路先迈右脚，必是女胎。华清风看明白了，赶过去一打稽首，口念：“无量佛。这位大娘子，我看你脸上气色发暗，主于家

宅夫妇不和。”娘子们最信服这个，立刻站住说：“道爷你会相面么？真瞧的对，可不是我们夫妇不和么。道爷你瞧，有什么破解没有？你要能给破解好了，我必谢你。”华清风说：“把你的生日八字告诉我，我给你破解。”这妇人说：“我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生人。”华清风听得明白，照定妇人头顶，就是一掌，妇人就迷糊了。老道一架妇人的胳膊，带着就走。村庄里有人瞧见说：“可了不得，老道不是好人，要把王二的妻子拐去了。咱们赶紧聚人把老道拿住，活埋了。”一聚人，老道驾着趁脚风，早不见了。华清风来到山内找了一棵树，把这妇人缚上，由兜囊把应用的东西拿出来。刚要炼剑，把妇人开膛。只见由那边来了三个人。正是威镇八方杨明，同雷鸣、陈亮。这三个人在马俊家见事情已完，杨明说：“我该回家了，恐老娘不放心。我出来为找张荣，张荣已死在古天山，我该回去了。”雷鸣、陈亮说：“大哥咱们一同走。”马俊给三个人道谢。拿出几十两银子，给三个人做盘川。三个人也不好收，回送了银子，告辞出了马家湖。马俊送到外面说：“你我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彼此拱手而别。这三个人正往前走，只见老道要谋害妇人。雷鸣是侠肝义胆，口快心直的人。立刻一声喊嚷：“好杂毛老道，你在这里要害人，待我拿你。”华清风一看说：“好雷鸣，前者饶你不死，今又来多管闲事。这可是放着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要找寻。待山人来结果你的性命。”雷鸣刚一摆刀剁，老道用手一指，竟把雷鸣定住。陈亮见老道要杀雷鸣，自己急了，说：“好华清风，我这条命不要了，跟你一死相拼。”摆刀就砍。老道一闪身，用手一指，也把陈亮定住。”杨明一想：“罢了，今天当我三人死在老道之手。”立刻过去一动手，老道又把杨明定住。老道哈哈一笑，刚要动手杀人，就听济公一声叫嚷：“好东西，杂毛老道，你敢要杀我徒弟。”华清风一瞧，吓的魂也没有了，立刻驾起

趁脚风，竟自逃走。和尚不再追他。过来救了杨明三人，叫柴头把那妇人放下来。和尚用手一指点，那妇人也明白过来。大众复反出了山口。只见来了许多的乡人，来追老道。和尚说：“老道已被我们打跑了，你们把这妇人送回去吧。”众乡人把妇人带了走。和尚说：“杨明你回家吧。”杨明立刻告辞，竟自去了。和尚说：“雷鸣、陈亮跟我来。”二人点头，跟着和尚，来到十里庄。

这里有一座茶馆，搭着天棚茶座。和尚说：“咱们进去歇息歇息。”众人点头。和尚进了茶馆，不在天棚底下坐，一直来到屋内落座。陈亮说：“师傅你看天气甚热，怎么不在外头凉快，在屋里有多热。”和尚说：“你瞧外头人多，少时都得进来，屋里就坐不下。”陈亮说：“怎么？”和尚说：“你瞧着。”说完了话，和尚来到后院，恭恭敬敬朝西北磕了三个头。陈亮心里说：“我自从认济公为师，也未见他磕过头。他在庙里也永没烧过香，拜过佛。这是怎么了？”只见和尚磕完了头进来。伙计拿了一壶茶过来。刚吃了两三碗，见云生西北，展眼之际，暴雨下起来了。外面吃茶的人，全跑进屋子里来避雨。只见狂风暴雨，霹雳雷电，闪一个电，跟着一个雷，电光围着屋子不住。内中就有人说：“咱们这里头人谁有亏心事，可趁早说。莫连累了别人！”和尚也自言自语说：“这个年头，真是现世现报，还不劈他，等什么！”旁有一个人吓的颜色更改，赶紧过来给和尚磕头说：“圣僧，你老人家给求求吧，原来我父亲有个疯癫。我那天吃醉了，是打了我父亲两个嘴巴。圣僧给我求求，我从此改过自新。”和尚说：“你准改了，我给你求求，不定行不行。”说着话，和尚一抬头，仿佛望空说话：“我给你求，要不改还要劈你。”这人说：“改。”和尚说：“不但要劈一个人，还有一个人，谋夺家产的，他把他兄弟撵出去。祖上的遗产，他一个人占住。心地不公，也要劈他。”旁有一人，

听了这句话，也过来给和尚磕头说：“圣僧你老人家给我求求吧。我倒不是霸占家产。只因有一个兄弟是傻子，我把他撵出去。只要圣僧给我求求，我把兄弟找回来。”和尚说：“我给你求着，可说不定雷公爷答应不答应。”说着话，和尚望空祷告了半天。和尚说：“我给你求明白了，给你三天限，你要不把你兄弟找回去，还是要劈你。”这人说：“我准把我兄弟找回来。”和尚说：“随你吧。”大众一听，真是报应循环，了不得。纷纷议论。陈亮说：“师父，像华清风这样为非作恶，怎么这上天就不报应他么？”和尚说：“少时，他就现事现报，叫你瞧瞧。”正说着话，只见由远远来一老道，大概要到茶馆来避雨的样子。正走到茶馆门口，瞧见一道电光，照在老道脸上。跟着一道火光，山崩地裂一声响，老道面朝北跪，竟被雷击了。大众一乱说：“劈了老道了！”一个霹雳，雨过天晴。露出一轮红日，将要西沉。陈亮出来一瞧，认识是华清风，被雷打了，雨也住了。和尚说：“雷鸣、陈亮，我这里有一封信，一块药。你两个人顺着常山县大道，够奔曲州府。离曲州府五里地，在五星碑东村口外有座庙，庙门口躺着一条大汉。你把我这药给他吃了，把这信给他，叫他照我书信行事。你两个人在道路上可别多管闲事。要一管闲事，可就有大祸。”陈亮说：“咱们在哪见呀？”和尚说：“大概曲州府见。你们到了曲州府，瞧见什么事，瞧在眼里，记在心里，可别伸手管是管非。要伸手管，可就找不自在。”雷鸣、陈亮听和尚说话半吞半吐，也测不透。两个人拿着书信，别了济公，顺大路行走。来到常山县北门外，天色已晚。陈亮说：“咱们住店吧。”雷鸣说：“好。”立刻见眼前有一座德源店。二人进去，住的是北上房三间。喝吃完毕，陈亮睡了。觉天气太热，雷鸣出来到院中乘凉。店中都睡了，院里还没凉风。雷鸣一想，高处必有风，立刻蹿上房去，果然凉快。雷鸣正打算要在房上躺躺，忽听有人叫喊：“杀人

了！杀人了！”雷鸣一想，必是路劫。立刻带了刀，蹕房越脊，顺着声音找去。找到一所院落，是四合房。见北上房东里间有灯光，在屋中喊叫：“杀人了！”雷鸣蹕下去，湿破纸窗一瞧，气的须发皆竖。伸手拉刀，要多管闲事。焉想到惹出一场横祸非灾。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回

雷鸣夜探孙家堡 陈亮细问妇人供

话说雷鸣扒窗户一看，只见屋里是顺北墙的一张床，靠东墙是衣箱立柜，地下有八仙桌、椅子、梳头桌，屋中很是齐整。床上躺着一个妇人，有二十多岁，脸上未搽脂粉，穿着蓝布褂裤，窄小宫鞋，长得倒是蛾眉杏眼，俊俏无比。地下站定一个二十多岁男子，头挽牛心发髻，赤着背，穿着单坎肩月白中衣。长得一脸横肉，凶眉恶眼。左手接着妇人的华盖穴，右手拿着一把钢刀。口中说：“你就是给我说实话。不说实话，我把你杀了，那便宜你，我一刀一刀把你剮了。”就听那妇人直嚷说：“好二虎，你要欺负我。我这是烧纸引了鬼。我跟你有何冤何仇，你敢来持刀威吓。”雷鸣一听，气往上冲，有心要进去。自己一想：“我别粗卤。老三常说，我要眼尖。我去跟他商量商量。可管则管，不可管别管。”想罢，拧身上房，仍蹿到店内，来到屋中，一推陈亮。雷鸣说：“老三醒来。”陈亮说：“二哥叫我什么事？”雷鸣说：“我瞧见一件新鲜事。因为天热，我在院中乘凉。院中甚热，我就上房去，可以得风。我刚要躺躺，就听有人叫喊：杀人了，杀人哪！我只打算是路劫，顺着声音找去，找到一所院落。见一个男子拿着刀，按着一个妇人，直叫妇人说。我也不知什么事。我有心进去，怕你说我粗莽。我跟你商量商量，是管好，不管好？”陈亮一听，说：“二哥。你这就不对。无故上房，叫店里人看见，这算什么事？再说这件事，要不知道，眼不见，心不烦。既知道要不管，心里便不痛快。你我去瞧瞧吧。”说着话，两个